



2.

戰後第一波美術大學生

「戰後」是指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在此之前，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謂之「日治時代」。那段長時間臺灣沒有美術學校，所以前輩美術家絕大多數是赴日本留學，從而栽培出來的畫家或雕塑家。

施翠峰出生較晚，沒有趕上那一波留學潮。不過，戰後不久臺灣首次成立大學美術科系，施翠峰便把握第一梯次招生，成為最早的一波美術大學生之一。所以本土美術教育才開始實施，施翠峰就跑出第一棒。



【本頁圖】

1961年，施翠峰（右）與藍蔭鼎（左2）合影。兩人交誼頗深，常一同寫生及觀展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【左頁圖】

施翠峰，〈百花競妍〉（局部），1984，水彩、紙，59.5×55.5cm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

東京藝術大學前身為東京美術學校，許多臺籍前輩畫家出身自該校。

1940年代，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時的施翠峰（左1）與同學在校園留影，前排左二為助教張義雄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師院創辦美術科系

1946年在臺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去日本；中國政府也派員來接收臺灣。鹿港原本就有的初等教育之學校也開始招生，但是日本籍老師返國之後，出缺必須重新遞補，於是省政府舉辦教員甄試，彰化縣錄取二十名，施翠峰排名榜首，發派海埔國民學校（今海埔國小）任教，每天從家裡徒步走田埂路上下班，一趟需時五十分鐘，因為太遠了，半年後請調至母校鹿港第二公學校，母校已改名為鹿港國民學校（今鹿港國小），任教到1947年。

同年夏天，臺灣高等教育擴大編制，凡是戰前日本教育體制下的工商專業學校，都相繼升格，如新增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（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）、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（今國立成功大學）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等校。施翠峰首逢師範學院開辦圖畫勞作專修科（今美術學系），立即把握機會報考，喜獲錄取，從此正式踏入藝術領域第一步。



戰爭結束後，原有的大中小學校也都分別變更名稱。臺北帝國大學易名國立臺灣大學，臺北第一中學校改名建國中學，臺北第二中學校改稱成功中學，施翠峰的母校臺中一中是少數未變更名稱的學府。

戰前教育制度中的層級，僅次於臺北帝大的「臺北高等學校」，戰後改制為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」，即今天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其前身的臺北高等學校時代，本是大學的預科學府，設備相當完善。改制為師範學院是暫時名稱，因為未來有升格師範大學的規劃。

1947年臺灣第一所美術大學生養成教育「圖畫勞作專修科」創立（1949年更名為藝術系），屬師範學院學制內的科系之一，1947年入學而後畢業的，就是師院藝術系的第1屆畢業生。

新學年開學，臺灣教育史首批學美術的大學新生，奉命清理美術教室。這是前身臺北高等學校留下來的美術教室，彼時任教的老師是鹽月桃甫（1886-1954），他是戰前長期在臺北任教的美術老師，同時也出任戰前「臺灣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臺展」）的審查員，出品「臺展」的畫作概以原住民題材為多。

施翠峰和同學一起打掃美術教室的時候，這幢紅磚建築空間已經廢置了兩年，樓下有數十個畫架，樓上是儲藏室，放置著練習素描的石膏像，櫥櫃裡堆置著學生畫作數百張，也有一疊筆記作業，卻不見批改，清理的同學互相商量的結果，都當作廢紙類等物品丟棄，免得占空間。

開學之後正式上課，同學們也是在這棟紅磚樓房展開習藝生涯。所有的道具包括石膏像和畫架還是沿用前朝留下

1940年代，施翠峰在師範學院二年級時立於校內紅磚大樓前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



〔左圖〕
師院藝術系油畫課，施翠峰
為右二站立者。



〔右圖〕
外出寫生時的施翠峰（中）。

來的，只有自備普通紙張及自己用柳枝燒製的碳筆畫素描，至於油畫課用的畫布，也是找來麵粉袋繃到自己釘的木框上取代，十分簡陋克難。若是校外寫生的畫箱和三腳架，也是親手製作的。市面上賣的油畫顏料，幾乎都是戰前留下來的存貨，貴到真是買不起，克難的畫材與簡陋的畫具，是物資缺乏年代的普遍現象。施翠峰以畫水彩和素描居多，當

1950 年，施翠峰大學時的習作〈校園景色〉，是一幅美術教室紅樓的水彩寫生。



年的水彩作品〈校園景色〉，即是畫他學藝生涯的出發點——師院最早的美術教室，如今這幢建築物已經消失。

跨越語文的世代

中學時代就嗜好閱讀的施翠峰，早已接觸藝文的史書與論述，進師範學院之後也浸淫在學校圖書館的書堆裡，圖書館的書籍，其實都還是師範學院前身所收藏的日文書，而且尚有不少東西洋美術史或藝術理論專書，還有更多古今文學作品，真是讓這位愛讀書又學美術的青年，晝夜飽覽群籍，大大增進了眼界與知識。

可是施翠峰也面臨語文轉換的障礙，日本話已經不是時代轉變後的語言，寫作的文字業已變成中文，如何跨越？這就是他們這一代青年急需克服的難題。尤其文學一定要用文字來表達的，一直酷愛文學的施翠峰，寫過日文詩，也曾以日文寫過短篇小說，正巧1947年臺中市有一家地方性報社創刊，叫做《力行報》，特別登報徵稿，歡迎日文原作進稿，報社會請人翻譯。所以從1947年底創刊起，至1949年停刊，施翠峰每個月都有文章發表，他總是將出刊的中文與自己的日文原稿，每個字交互推敲，終於鍛鍊

1948年，施翠峰評論第3屆省美展，刊載於《力行報》。圖片來源：左、右頁四圖由施慧明提供。



出中文理解力和中文的寫作能力。那段期間，作家楊逵（1906-1985）也曾在《力行報》副刊發表過文章。

經常有機會讓文章問世，更鼓勵施翠峰繼續寫下去的勇氣。師範學院的中文老師陳鐵凡教授之特別指導，是施翠峰跨越語文的關鍵人物，陳教授還給他取了個筆名「方羽山」，原來是「施翠峰」三個字，每字各取一邊，「施」取「方」，「翠」是「羽」，「峰」就取「山」。陳教授後來前往馬來西亞教書，退休後移民美國，日後施翠峰也曾出國前往二地致意。

戰前臺籍美術家合組的「臺陽美術協會」，因戰爭而停辦，戰後第一年（1946）才剛結束動亂，整合原班人馬不容易。第二年（1947）發生二二八事件，臺陽畫家陳澄波（1895-1947）遇難，協會暫時按兵不動。1948年臺陽美術家們決定重新復出，很希望展覽消息可以見報，告知大家「臺陽」宣布捲土重來。那一年是戰後首次「臺陽展」，值年畫家廖繼春（1902-1976）正是師院藝術系的老師，廖老師已經商請臺南的《中華日報》總編輯提供篇幅，就只差誰來執筆？臺陽美術家們幾乎都是無法跨過語文障礙的世代，廖繼春知道他的學生施翠峰擅長中文寫作，又通達美術史，就決定由他來寫。接到這項沉重任務的施翠峰，只好努力效命，連夜完成文稿送到老師宿舍，這篇畫展評論文章也終於如期發表。此也是戰後施翠峰第一篇以中文撰寫美展的觀後感，這意外的機緣也促使施翠峰走向評論之路。後來他所發表的美術評介文章，概以「方羽山」為筆名面世。

中學之前是接受日本教育的一代，日本敗仗退出臺灣之後，日本人教的那一套已無用武之地，面對時代更迭而需重新調整的「語文跨越」，畫家比較沒有這個問題，倒是文學創作遭逢遽變，本來會的語文被否定，是極難適應的關卡。另外就是學校已排除日語，改用新定官方語言教學。不過，時代變動中尚足以即刻調適的，比如說今後各級學校的新學年度，是暑假結束才開始，以及交通規則改為人車一律靠右側通行等等新政策。

1949年蔣中正率百萬軍民從大陸撤退遷臺，並實施戒嚴，斷絕兩岸往來。施翠峰鹿港家業的「施錦玉香鋪」，因為大陸原料無法進口，又不願採用化學香料，待庫存告罄之後，不得不於1960年歇業。

首倡商業設計理念

師範學院就讀中，馬白水（1909–2003）是施翠峰二年級的水彩老師，馬教授的透明水彩畫示範，令他獲得深刻領悟，所以畢業後的創作也都專注於水彩。

畢業前後的二件瓶花的水彩畫，1949年的作品仍有習作的痕跡，正專心把握細節；另一幅1950年之作，桌面與靜物呈垂直，構圖大膽穩定，喇叭花瓣各有表情，是施翠峰畢業後，回鹿港所繪的第一幅凝視靜物的水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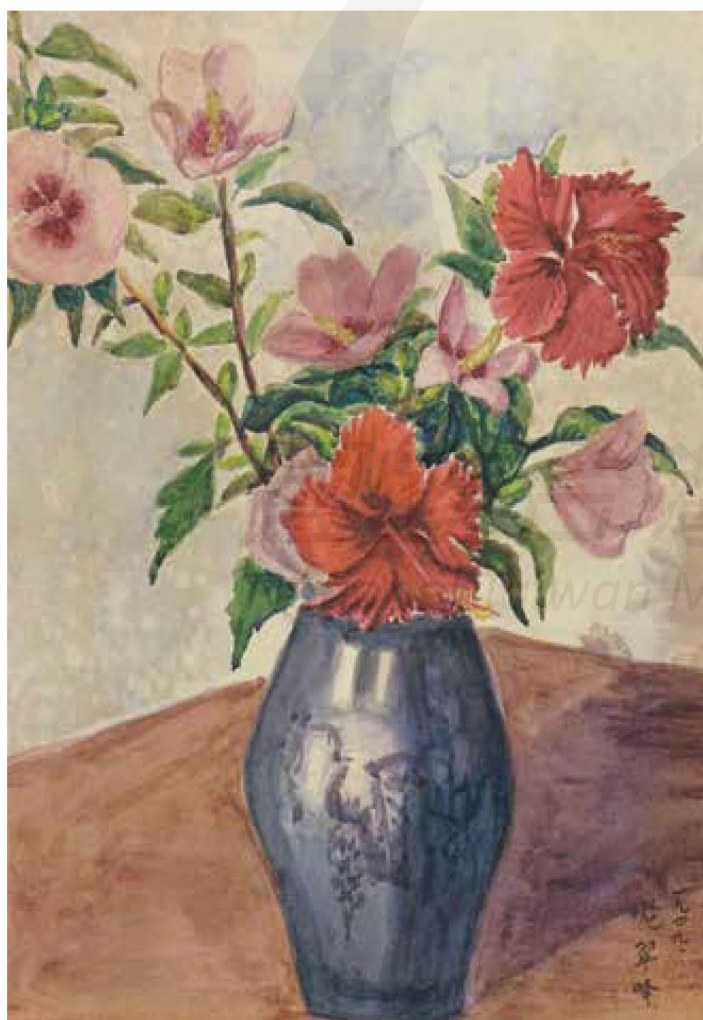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一位教授是溥心畬（1896–1963），也是施翠峰推崇的師長。溥心畬除了水墨畫的造詣之外，溥師視富貴如浮雲的風骨，寄

【左圖】

施翠峰，〈花〉（師院學生時代寫生作品），1949，水彩、紙，39.5×27.5cm。

【右圖】

施翠峰，〈百合花〉（畢業後第一幅作品），1950，水彩、紙，58×40cm。



情丹青的高尚人格，亦對他有所感召。施翠峰一生也是抱持澹泊明志之心，走在研究與創作的「獨往」之路上。

師範學院「圖畫勞作專修科」於1949年升格為「藝術系」，不久又改稱「美術系」，1950年施翠峰畢業。求學中有幾位跟他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，大家出校門之後皆各奔前程，其中有二位同班同學游祥池與楊乾鐘，他們年齡相同，又和施翠峰一樣都站在美術教育的崗位上。

游祥池（1925–1995）畢業後擔任臺北市立商職教師，並在大同公司兼差，本身則擅長雕塑。1964年施翠峰擔綱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（簡稱國立藝專，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）美術工藝科主任，特地聘請他來校教授雕塑及素描的課程。後來施翠峰借調至中國文化學院（今中國文化大學）出掌美術系系主任，國立藝專美工科主任就由游祥池接任。後因罹患腫瘤而提前退休，晚年移居美國，1995年病歿他鄉。

1950年6月，施翠峰（後排右3）、游祥池（二排左3）、楊乾鐘（二排左4）與其他同學畢業合影。





【左圖】
游祥池的雕塑作品〈施翠峰胸像〉。

【右圖】
歡送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生
晚會時留影，游祥池（中）、
施翠峰（右）。

施翠峰出校門後，持續開拓志業而有成，也一路攀升至教授、主任，同時也積極提攜同窗，尤其對性格內向，木訥寡言，不懂攀附逢迎，卻是努力型的同學，還有一位青年知己楊乾鐘（1925–1999）。

楊乾鐘是宜蘭頭城人，更是不會自我行銷的美術教育家。他畢業後返鄉任教，一直是默默耕耘宜蘭美術園地的農夫，一心一意為宜蘭播下美術種子，然後把宜蘭子弟送進大學美術科系，遂造就出不少宜蘭美術人才。楊乾鐘從羅東中學退休之後，施翠峰立刻延聘他到文化學院教授美術系學生的素描，等到施翠峰離開文化學院，又轉介他到中國市政專科學校（今中國科技大學），教該校建築科素描。直到晚年得到帕金森氏症，1999年逝世。

當楊乾鐘五十來歲時，曾經向知交的施翠峰透露，他想六十歲要開畫展的心願，結果此願望並沒有實現。反而是到了2020年初夏，楊乾鐘去世二十年之後，宜

施翠峰（右）大學時期與楊乾鐘合影。圖片來源：左、右頁四圖由施慧明提供。





2020年「美術教室的鐘聲——楊乾鐘繪畫歷程」展於宜蘭美術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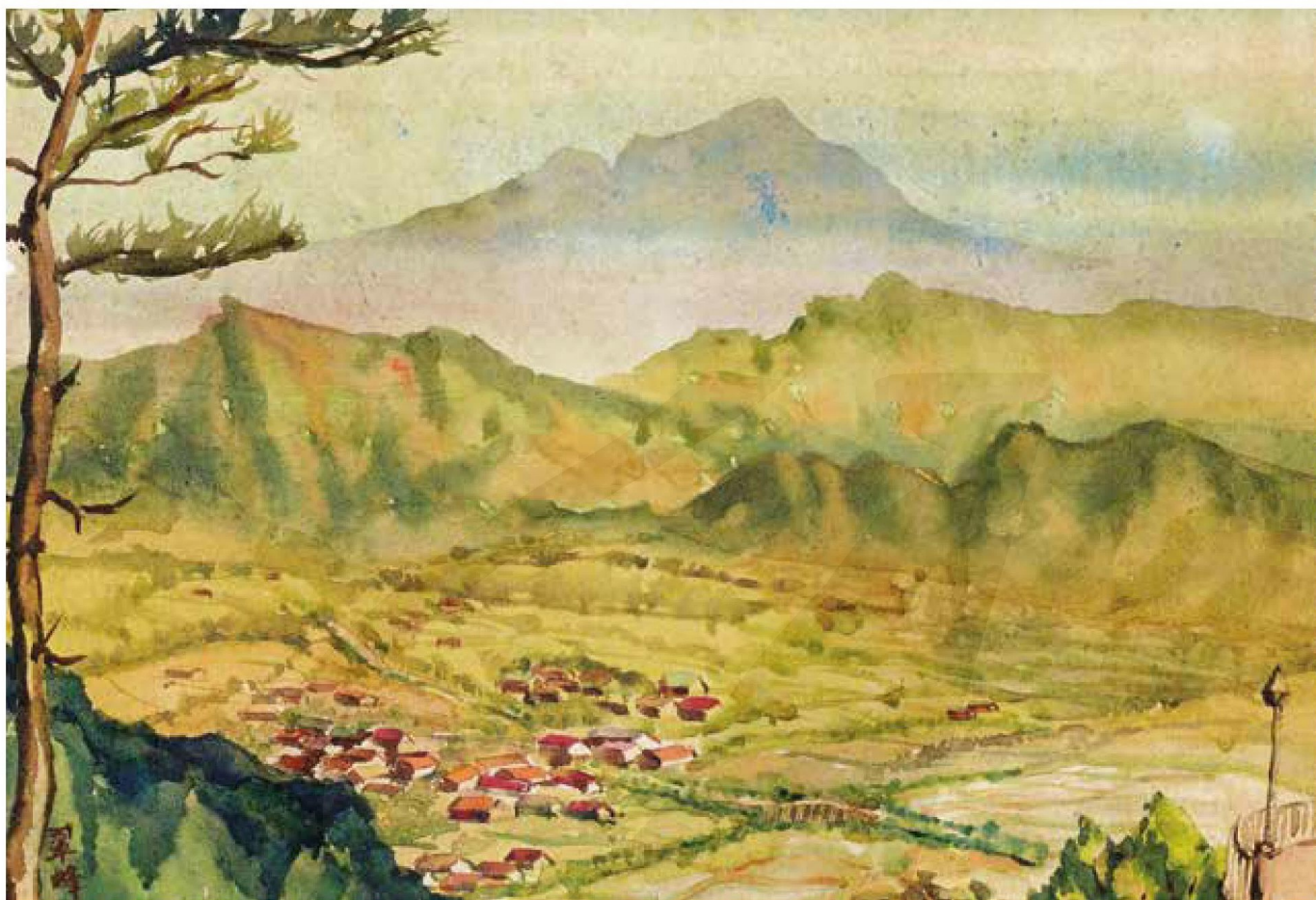
蘭美術館感念他對宜蘭美術教育的付出，特別推出「美術教室的鐘聲——楊乾鐘繪畫歷程」之大型遺作展，應該可以告慰這位畢生為宜蘭美術悉心耕耘的園丁。

戰前以來師範教育體制就有一套

規則，為培養師資，確保教師品質，師範生免學雜費，且補助食宿，但是在校就讀幾年，畢業後就要服幾年教師役之義務。所以施翠峰1950年畢業後即分發至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學校（今國立臺北商業大學），擔任商業廣告教師。

對施翠峰來講，這門課是一大挑戰，就他既有的美術知識，全是純藝術理論與美術史，或是對古老文物的研究，可是商業廣告是最尖端的，也是正在開發中的商品推銷手段。所以那幾年，他開始購閱戰後出版的日文廣告學論著。1951年舊金山合約成立，1956年日本加入聯合國，日本正式邁入產業復興與經濟成長，尤其是家電製造業蓬勃發展，廣告心理學文案宣傳，配合產品設計的出版品，像熱門刊物一樣大量發行，臺北的日文書店亦進口販售。於是如何擴大商品的能見度，遂成為施翠峰在北商教學的重要教案。這是臺灣仍少有人談及的商業廣告設計理念，終於被創業籌備中的保力達公司聘為顧問，協助該公司即將推出的染髮劑的廣告策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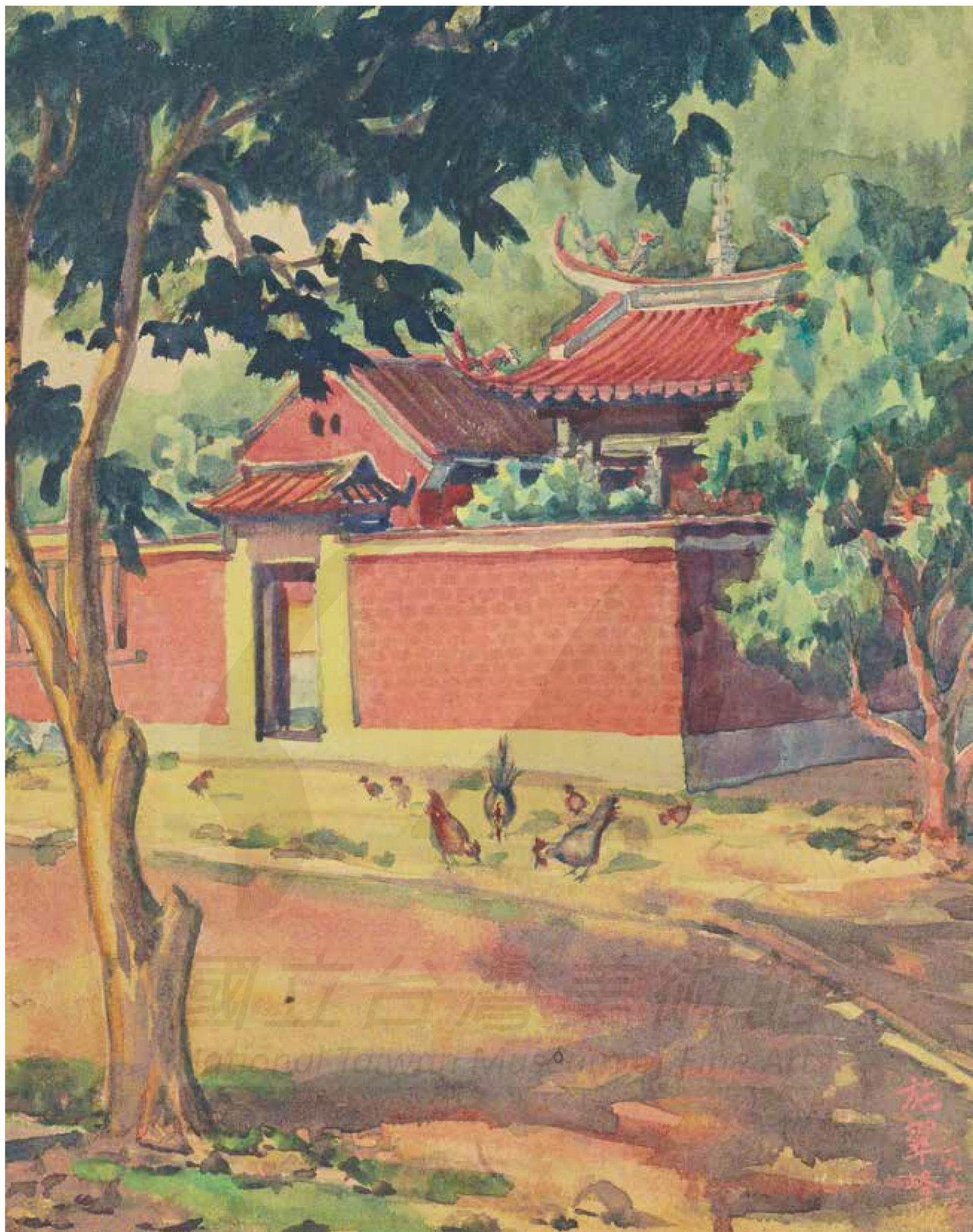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愛王化妝品公司亦聘請施翠峰出任顧問，主要是為公司指導產品外觀及包裝設計。廣告學觀念遂逐漸在臺灣企業界升溫，施翠峰又被食品產業最富盛名的味全公司延聘為顧問。



施翠峰·〈眺望〉，1954，
水彩、紙，25×38cm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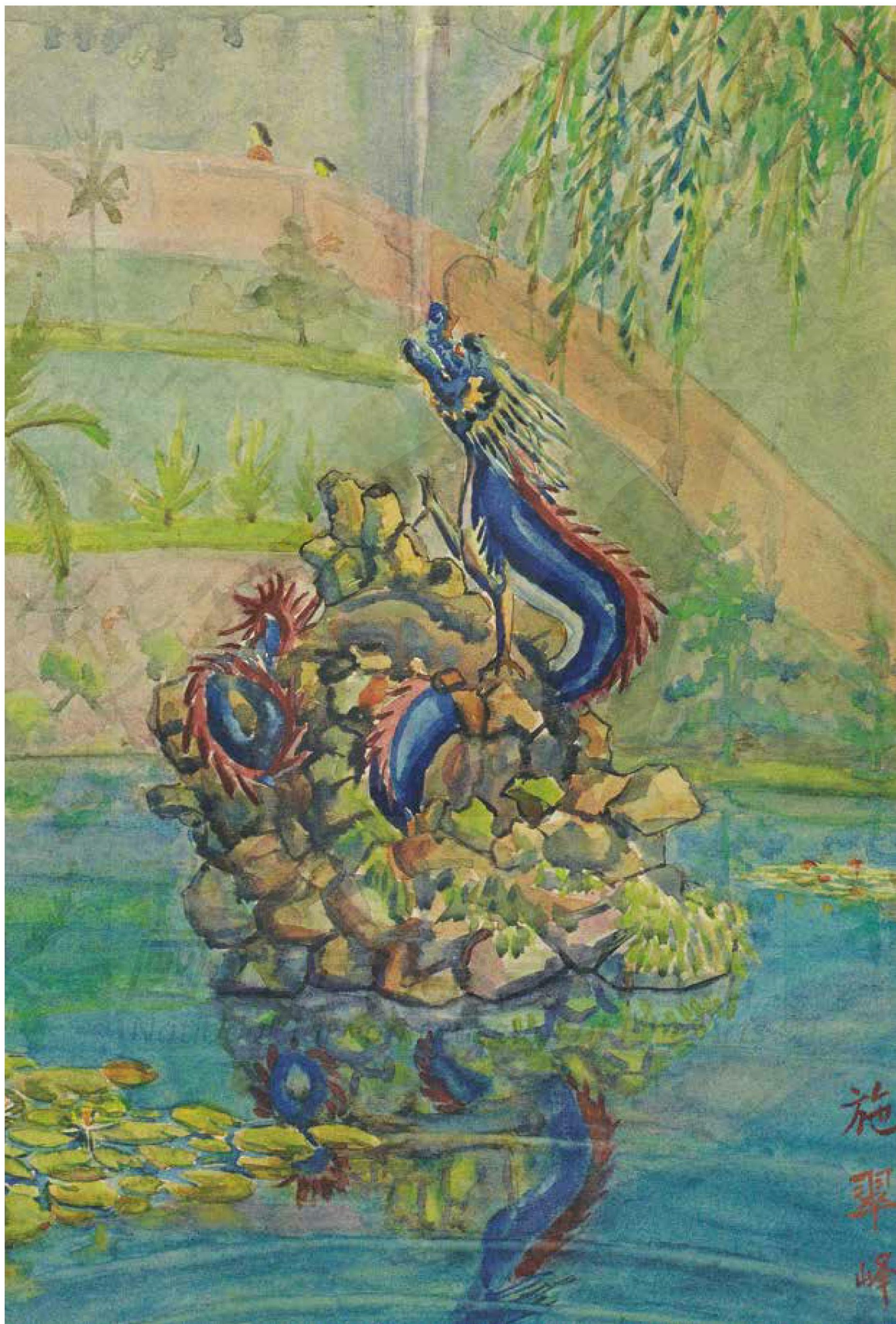
商業設計很重視產品廣告的質感，施翠峰教學之餘不忘水彩創作，也特別注意到質感的表現。1953年所繪之〈夏日梵宇〉(P36)，一方面是施翠峰對古蹟有感，另方面他要抓住紅瓦與紅磚的質感。翌年（1954）的〈仙公廟噴水池〉(P37)，除了把握質感之外，也營造出詩畫氣氛。同一年，同樣有詩畫意境的〈眺望〉，以山巒層次和頂天樹幹處理遠近法，從畫面右下角的欄干推測，可能是在某觀光區觀景臺所見的風景寫生。

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味全企業商標是五顆圓球，上面三個；下面二個，整合起來是味全的英文代號「W」的造形。設計者是日本設計界權威大智浩（1908–1974，東京美術學校圖案科畢業，曾任職「味の素」），他來臺灣之前早已仰慕施翠峰的大名。順便一提的是味全標誌的五顆圓球，設計費高達當年幣值五萬元，等於是一顆一



施翠峰，〈夏日梵宇〉，1953，水彩、紙，30×23cm。

〔右頁圖〕 施翠峰，〈仙宮廟噴水池〉，1954，水彩、紙，40×28cm。



【右頁上圖】

施翠峰，〈寂靜清晨〉，
1951，水彩、紙，
25.5×35.5cm。

【右頁下圖】

施翠峰，〈雲霧濛濛〉（阿
里山），1955，
水彩、紙，34×43.5cm。

大智浩寄給施翠峰的明信片，
明信片反面為大智浩手繪釋迦
果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萬元，彼時的教師薪水是月薪七百元左右，算是極高昂的設計費了！不過，大智浩也是嘗試過數百張草稿，才最後定案的。

1964年大智浩來臺之前就曾先寫信給施翠峰。同年，揭開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序幕是，全球最快速列車新幹線登場，緊接著1964年東京奧運開幕。臺灣也在「臺日貿易新協定」的契約之下，與日本的東芝、National（國際牌）、SHARP（夏普）等發展家庭電器的大品牌，以及山葉、鈴木和日產的技術合作，展開電視、冰箱、洗衣機及摩托車、汽車製造生產等等，終於促成臺灣經濟起飛。

施翠峰最早提倡的商業設計和商品廣告之理念，紛紛在臺灣工商界派上用場，並催生國華、臺灣、東方三家最早的廣告公司相繼成立。這期間，施翠峰已是國立藝專美術工藝科主任，不少廣告公司的人才都是他的學生。



